蘇聯文学

高爾基等著
葉方明編

文風書店印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蘇聯文學

葉方明編

1943

學文聯蘇

明方葉著編

店書風者版出

店書大處售經

角元價定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蘇聯文學序

接受外來的文化，是發揚本土文化的唯一源泉，不但在歐洲的文學史上，我們可以找到這許多事實上的例子，即就把二十年前發生於我國國內的五四運動來看，從民四到民十六之間的新文藝作品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一大半的力量，還是得之於當日從歐洲翻譯過來的作品，像易卜生，托爾斯泰，安特列夫，柴霍甫，史特林堡，顯克微支，法郎士，莫泊桑等等，在這許多偉大作家的譯文裏，初期的新文學作家接受了他們思想上，技巧上的遺產，才奠定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塊基石。

中國因地理環境的限制，及語言的深奧，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歐美小說被譯成中文的還是近幾十年的事，但年代雖短，而被介紹過來的各國各家作品的數量，却也有相當的可觀，而所遺憾的是這些散見於各雜誌的譯文至今還沒有一部有系統整理的選集問世。

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在文字上的反映，因了作者所處的社會和時代有所不同，因之表現於作

品裏的風格內容也便正確。一國有其該國文學的特殊風格，我們要接受世界文學，不外乎往下列二種研究方法着手？（一）從主義的派別來研究。（二）從一國的文學個別來研究。

蘇聯的文學在世界文學領域裏向有其特殊的地位，在中國被譯成中文的也復不少，這裏所選的，是從百五十餘種的譯文中經過嚴格選擇的，本書可說是研究蘇聯文學的珍貴寶庫，是文學青年的豐富的精神食糧！

編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目次

序 …… 魯迅
窮苦的人們 …… 雅珂芙萊夫原著　魯迅譯　（一）
拉拉的利益 …… 英培爾原著　魯迅譯　（一九）
海 …… A．赫爾學原著　巴金譯　（二八）
馬加爾周達 …… 高爾基原著　巴金譯　（三九）
秋夜 …… （六二）

高爾基原著　徐　庸譯
一個田奴怎樣喂養了兩個衙吏……（七五）
薩爾蒂珂夫著　蕭　乾譯
不倒一點兒小事……（八六）
左祝梨原著　傅東華譯
決鬥……（一一九）
泰來夏爾原著　胡　適譯
里郭甫……（一二七）
屠格涅夫原著　耿濟之譯

窮苦的人們

雅珂芙萊夫原著　魯迅譯

無論那一點，都不像「人家」模樣。只是「窠。」然而稱這爲「人家。」爲了小市民式的虛榮心，而且，總之，我們住着的處所是「市鎮。」因爲我們並非「鄉下佬。」而是「小市民」的緣故。但我們，即「小市民，」却是古怪的階級，爲普通的人們所難以懂得的。

安特羅諾夫的一家，就是在我們這四近，也是最窮苦的人們。有一個婆天總是帶醺醺的貨車夫叫伊革那提。波特里巴林的，但比起安特羅諾夫一家子來，他還要算是「富戶。」我在快到三歲的時候，就被寄養到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去了。因爲那裏有一個好朋友，叫作賽尼加。賽尼加比我大三個月。

從我的幼年時代的記憶上，是拉不掉賽尼加，賽尼加的父親和母親的。

——是夏天。我和賽尼加從路上走進園裏去。那是一個滿生着野草的很大的園。我們的身子雖然小，但彼此都忽然好像成了高大的，而且偉大的人物模樣。我們攜着手，分開野草，走進菜

圍去，左手有着臺階，後面有一間堆積庫，但園和菜圃之間，却什麼東西也沒有，在這處所，先前是有過馬房的，後來伊凡伯伯（就是賽尼加的父親）將它和別的房屋一同賣掉，喝酒喝完了。

我曾聽到有人在講這件事，這纔知道的。

「聽說伊凡．安特羅諾夫將後進的房屋，統統賣掉了。」

「那就現錢捏得很多哩。」

「可是聽說也早已喝酒喝完了。」

但在我們，却是除了障礙物，倒很方便。

「那裏去呀？」從後面聽到了聲音。

「朝奈伯母（就是賽尼加的母親）站在臺階上。她是一個又高又瘦的女人。」

「那裏去呀，淘氣小子！」

「到菜園裏去呵。」

「不行！不許去！又想摘南瓜去了。」

「不啊，不是摘南瓜去的呀。」

「昨天也糟掉了那麼許多花！是去弄南瓜花的罷。」

我和尼加就面面相覷。給猜着了。我們的到菜園去，完全是爲了摘取南瓜花，並且爲了吸那花蕊裏面的甘甜的汁水。

「走進菜園裏去，我是不答應的呵！都到這裏來。給你們點心吃罷。」

要上大門口的臺階，在小小的我們，非常費力。劉奔伯母看着這模樣，就笑了起來——

「還是爬呀，爬！傻子。」

但是安特羅諾夫的一家，實在是多麼窮苦呵！一上臺階，那地方就擺着一張大條櫈。那上面總是排着冰桶，冰都裝得滿滿的。在桶上，好像用細棍攪就的一般，蓋着蓋子（這是辟邪的符咒。）大門口是寬大的，但其中却一無所有。門口有兩個門。一個門通到漆黑的堆積間，別一個通到房子裏。此外還有小小的扶梯。走上去，便是屋頂房了，房子有三間，很寬廣。也有着廚房。然而房子裏，廚房裏，都是空蕩蕩。說起家具來，是桌子兩張，椅子兩把，就是這一點。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我和養尼加一同在這「家」裏過活，一直到八歲，就是大家都該進學校去了的時光。一同睡覺，一同啼哭，和睦地玩耍，也爭吵起來。

劉凡伯伯是不很在家裏的。他在「下面」做事。「下面」是有各種古怪事情的地方。在我們

的市鎮裏，就是這樣地稱呼伏爾迦的沿岸一帶的。夏天時候，有挑夫的事情可做，但一到冬，却就是失業者。在酒場裏蕩來蕩去，便成爲伊伯伯的工作的。但這是我在後來聽到，這纔知道的。

凱查柏赫也幾乎總不在家裏。是到「近地」去幫忙——洗衣服，掃地面去了。我和賽尼加就了一點似後，是整天總只有兩個人看家的。

只有兩個人看家，倒不要緊，但凱查伯母將要出門的時候，却總要留下兩道「命令」來——

「不許開門，不許上炕爐去。」

我們就捉迷藏，擬賽會，擬强盜，玩耍一整天。

桌子上放着麵包，桌子底下，是水桶已經提來了。

我的祖母偶或跑來，從大門外面望一望，道——

「怎樣？大家和和氣氣地在玩麼？」

我們有時也悄悄地爬到炕爐上，身子一暖，舒服起來，就擁抱着睡去了。或者從通風口（是手掌般大的小窗，）很久地，而且安靜地，望着院子。過菲莫伯伯走了出來，在馬旁邊做着什麼事，於是馬理加也跑到那地方去了——馬理加是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馬理加的舉動，我們總是熱心地看到底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凱奈伯母天天回來得很遲。外面早已是黃昏了。凱奈伯母被乏得很，但袋子裏却總是藏着好東西——蜜餞，小糖，或是白麵包。

伊凡伯伯是次抵在我們睡了之後纔回來的，但沒有睡下，就已回來了的時候却也有。多天，一同住着，是脾氣很大的。吃麵包，喝水，於是上牀。雖說是牀，其實就是將破布鋪在地板上，躺住那上面。我和賽尼加略一吵鬧，就用了可怕的聲音吆喝起來——

「好不煩人的小鬼！靜下來！」

我和賽尼加便即刻靜下，縮得像鼠子一樣。

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知怎地，覺得這樣那樣，全都無聊了。於是連忙穿好外套，戴上帽子，回到祖母那裏去。抱着一種說不出的悲愴的心情。

一到夏天，伊凡伯伯就每天喝得爛醉而歸了。在伏爾迦河岸，夏天能够找到賺錢的工作。伊凡伯伯是出名有力氣的人。他能將重到廿五普特的貨物，獨自從船裏扛着搬到岸上去。

有時候，黃昏前纔回家來。人們將傢俱搬到大門外，大家都坐着。在休養做了一天而勞乏了的身體，靜靜的，用了低聲，在講些憶與上帝。人們是極歡喜大家談講些惡魔與上帝的事體的。也講起普科夫老爺的女兒，還沒有嫁就生了孩子。有的也講些昨夜所做的夢，和今年的玉瓜收成

。於是天空的晚霞淡下去了。家畜也統統歸了棲宿的處所去……

聽到有貨車走過對面的街上的聲音——靜靜的。

忽然，聽得有人在很遠的地方吆喝了。

靜靜地坐在條榻上面的人們便擾動起來，側着耳朵。

「又在喊了，是伊凡呵。」

「喊什麼呢？這是伊凡的聲音呀。一定是的。多麼大的聲音呵！」

喊聲漸漸臨近了。於是從轉彎之處，忽然跳出伊凡伯伯的熊一般的形相來。

將沒有簷的帽子，一直戴在腦後，大紅的小衫的扣子，是全沒有扣上的。然而醉了的臉，却總是含着微笑。脚步很不穩，歪歪斜斜地在蹌踉。並且唱着中意的小曲。（曲子是無論什麼時候，定規是這一首的。）

於你既然

有意了的那姑娘，

不去抱一下呵

你好狠的心腸——

一走過轉角，便用了連喉嚨也要炸破的大聲叫道——

「喂，老婆！回來囉！來迎接好漢囉！」

坐在條椅上的人們一聽到這，就憤慨似的，而且嘲笑似的說道——

「喂，好漢，什麼樣子呀！會給惡鬼抓去的呵！學些得罪上帝的樣，要給打死喲。」

但孩子們却都跑出來迎接伊凡伯伯了。雖然醉着，然而伊凡伯伯的回來，在我們是一件喜慶事。因爲總帶了點心來給我們的。

四近有許多孩子們，像春天的樹菌一樣。孩子們連成圈子，圍住了他。響亮的笑聲和叫聲，衝破了寂靜。

喝醉了，然而總在微笑的伊凡伯伯，便用他的大手，抓着按住我們。並且笑着說——

「來了哪，來了哪，小流氓和小扒手，許許多多都來了哪。爲了點心罷？」

伊凡伯伯一動手分點心，就起了吵鬧和小爭鬥。

分完之後，伊凡伯伯却一定說：「那麼，和伯伯一同唱起來罷。」

新娘子的衣裳
是白的。

穢蕾花做的花圈

是紅的——

我們就發出響亮的尖聲音，合唱起來。

新娘子

顯着傷心的眼兒。

向聖十字架獃看。

面龐上呵，

淚珠兒亮亮的發閃。

我們一在一直先前，早就暗記了這曲子的了。孩子們的大半——我自己也如此——這曲子恐怕乃是一生中所記得的第一個曲子，我在還沒能唱以前，就記得了那句子的了。那是我跟在走過我家附近的平野的兵們之後的時候，就記住了的。

安特羅諾夫的耳門旁邊，站着凱查伯母。並且用了責備似的眼色來迎接伊凡伯伯了。

「又喝了來哩。」

那是不問也知道的。

凱奈伯母的所有的物事，是窮苦。是「近地」的工作。還有，是長叶。只是這一點。

我不記得凱奈伯母曾經唱過一回歌。這是窮苦之故。但若遇着節日，便化一個戈貝克，（計一）買了玉瓜子，或是什麼的子來。於是到院子裏，一面想，一面嗑。近地的主婦們一看見這，便說壞話道——

「賤骨，連吃的東西也買不起，倒嗑着瓜子哩。」

於是就將嗑瓜子說得好像大逆不道一樣。

——凡不能買麵包者，沒有嗑瓜子的權利——

這是我們「近地」的對於貧苦的人們的道德律。

然而凱奈伯母是因爲要不使我們餓死，拚命地做工的。即使是生了病，也不能管。只好還像健康一樣做工。

有一回，凱奈伯母常常說起身上沒有力。然而還是去做事。是竿子上掛着衣服，到河裏洗去了。這樣地做着到有一天，回到耳門旁邊時候，就忽然跌到，渾身發抖，在地面上爬。近地的人們跑過來，將她擡進「家」裏面，不多久，凱奈伯母就生了孩子了……

實在是可憐得很。

即便在四近的隨便那裏搜尋，恐怕也不會發見比安特羅諾夫的一家更窮苦，更不幸的家庭的了。

有一回，曾經有這樣的事。那是連籬壁也結了冰的二月的大冷天。一個乞丐到安特羅諾夫的家裏來了。

我和賽尼加正在大一點的那間屋子裏游戲。凱查伯母是在給嬰兒做事情。這一天，凱查伯母在家裏。

丐是禿頭的高個子的老人。穿破爛不堪的短外套。脚上穿的是補釘近百的氈靴。手裏一枝拄杖。

「請給一點東西罷。」他喘吁吁地說。

凱查伯母就撕給了一片麵包。（我在這裏，要說幾句我的誕生之處的好習慣。在我所誕生的市鎮上，拒絕乞丐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有一次，因爲一個女人加以拒絕，四近的人們便聚起來，將她責備了。）

那乞丐接了麵包片，畫一個十字。我和賽尼加站在門口在看他。乞丐的瘦削的臉，因了嚴寒，成着紫色。生得亂蓬蓬的下巴鬍子是可憐地在發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